

史記

世家九

內閣文庫			
三九	五〇九	漢	
四架	五〇九	書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09
冊數	50 (23)
函號	279 18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史記

家九

				五〇九	漢書門分
五〇九	四〇九	三〇九	二〇九	一〇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父 閣 內				
三〇九	五〇九			漢書
函	五〇九	冊	號	類
四				
架				

晉世家第九

淺草文庫

史記三十九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索隱曰唐叔

而名曰虞至成王誅唐之後因戲削桐而封之叔字也故曰唐叔虞而唐有晉水至于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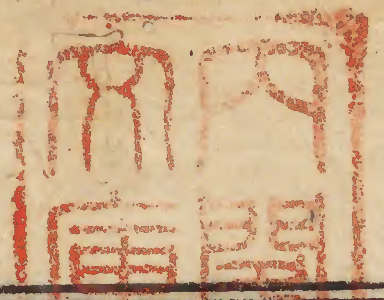
改其國號曰晉侯然晉初封於唐故稱晉唐叔虞也且唐本堯後封在夏墟而都於鄂鄂

今在大夏是也及成王滅唐之後又分徙之於許郟之間故春秋有唐成公是也即今之

唐州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左傳曰邑姜方

邑姜武王后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齊太公女

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



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

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即堯裔子所封春秋云夏孔甲時有堯苗裔劉累者以豢

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氏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

懼而遷於魯縣夏后召孟別封劉累之孫于大夏之墟為侯至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

滅之而封大夏更遷唐人于杜謂之杜伯即范巧所云在周為杜唐氏按魯縣汝州魯山

縣是今隨州棗陽縣東南一百五十里上唐鄉故城即後子孫徙於唐 周公誅

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

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

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

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

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

世本曰居鄂今在大夏○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鄂城在慈州昌寧縣東二里按與絳州夏縣相近禹都

安邑故城在縣東北十五里故云在大夏也然封于河汾二水之東方百里正合在晉州

平陽縣不合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為

晉侯 正義曰燮先牒反括地志云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城記云堯桀也國

都城記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今并理故唐城者即燮父初徙之處其城南

半人州城中則為坊城墻北半見在毛詩譜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

晉侯子寧族是為武侯索隱曰系本作曼武

侯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子福是為厲侯

索隱曰系本作輻厲侯之子宜由是為靖侯靖侯已

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

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

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正義曰厲王奔彘周

召和其百姓行政號曰共和十八年靖侯率子釐侯司徒

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

子獻侯籍立索隱曰系本及獻侯十一年卒

子穆侯費王立索隱曰鄒誕本作弗穆侯四

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代條生太子仇

杜預曰十年伐千畝有功杜預曰西河界休

生少子名曰成師杜預曰意取晉人師服曰

賈逵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

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彌成之者名自命

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
亂乎二十七年穆侯率弟殤叔自立太子仇
出奔殤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
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為文侯文侯十年周
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
列為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
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索隱曰河
東之縣名
翼武改曰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索
隱
翼侯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

曰翼本晉都自尋侯已下一號成師封曲沃

號為桓叔靖侯庶孫欒賓正義曰世本云相
欒叔賓文也相

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
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
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臣潘父弑
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
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
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曲

沃相叔率子鱣代相叔是為曲沃莊伯索隱曰鱣

音時戰反又音陀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

晉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復入曲

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邾為君是為鄂侯索隱曰系

本作邾而他本亦作鄂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

鄂侯六年季曲沃莊伯聞晉侯率乃與兵伐

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

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哀侯

二年曲沃莊伯率子稱代莊伯立正義曰稱尺證反

是為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弑其君隱公哀

侯八年晉侵陘廷賈逵曰翼南鄙邑名陘廷與曲沃武

公謀九年代晉于汾旁正義曰白郎反汾水之旁虜哀侯

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禮記

曰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生名之死亦名小

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虜晉哀侯賈逵

曰韓萬曲沃相曲沃益彊晉無如之何晉小

叔之子莊伯曲沃益彊晉無如之何晉小

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
主使虢仲正義曰馬融云周武王克商伐曲
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為
晉侯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為鄭
君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晉
侯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
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命
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併晉地

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
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
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索隱
曰晉有兩穆侯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
言先以別後

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
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
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
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

弟頹攻惠王，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索隱曰：櫟，鄭邑。

今河南陽翟是也。故鄭之十邑有櫟，有華也。五年伐驪戎，得驪姬。

津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也。驪姬弟俱愛幸之。八年，士蕩

說公，為晉大夫。曰：故晉之群公子多，不誅亂

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賈逵曰：聚，晉邑。

命曰絳，始都絳。索隱曰：春秋莊二十六年傳，絳，水出西南也。九年，晉羣公子既亡，奔魏

魏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魏，士蕩

曰：且待其亂。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

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

秦屈邊翟。韋昭曰：蒲，今蒲坂。屈，比。屈皆在河東。杜預曰：蒲，今平陽。蒲子，縣是也。

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

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

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

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

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

九

七

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

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

乃遠此三子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左傳曰

公命曲沃伯以一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

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伐滅霍滅魏滅耿

服虔曰三國皆姬姓魏在晉之蒲坂河東也

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

北有霍太山也○索隱曰按永安縣西南汾

水西有霍城古霍國有霍水出霍太山地理

志河東北縣古魏國地記亦以為然服虔云

在蒲坂非也地記又曰皮氏縣汾水南耿城

是故取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

魏以為大夫士蔣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

城服虔曰邑有先而位以卿賈逵曰謂先為

之極服虔曰言其祿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

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王肅曰太伯知

具不猶有令名王肅曰雖去猶可有令太子

不從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賈逵曰卜偃晉

萬盈數也魏大名也服虔曰數從一至萬為

以是始賞天開之矣服虔曰以魏賞畢天子

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

必有衆杜預曰以魏從初畢萬卜仕於晉國

逼屯之比賈逵曰震下坎上七坤下辛廖占

之曰吉賈逵曰辛屯固比入吉孰大焉杜預曰

險難也所以為堅固其後必蕃昌十七年晉

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賈逵曰東山里克諫

獻公賈逵曰里克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

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服虔曰膳飲食故曰冢子

君行則守有守則從服虔曰有代太從曰撫

軍服虔曰助君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

專行謀也杜預曰率師者誓軍旅杜預曰君

與國政之所圖也賈逵曰國非太子之事也

師在制命而已杜預曰命稟命則不威專命

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

杜預曰太子統率師不威將安用之杜預曰

不孝是為師 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

必不威也 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

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軍旅賈逵曰不共是

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母懼不得立服虔曰

得立 已脩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

衣之偏衣服虔曰偏聚之衣偏異色駮不純

偏衣涅右異色其半似公服韋昭曰偏半也

分身之半以授太子○正義曰上衣去聲下

字如 佩之金玦服虔曰以金為玦也韋昭曰

金玦兵要也○王義曰玦音

決 里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十九

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

魏常助晉伐我正義曰言魏助又匿晉亡公

子果為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

產之乘何休曰屈產出名假道於虞虞假道

遂伐魏賈逵曰虞在晉取其下陽以歸服虔曰下

夏陽魏邑在太陽東北三十里獻公私謂驪

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

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
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
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
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
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服虔曰齊姜廟所在歸釐於君太
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
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
藥胙中居二日索隱曰傳云六日獻公從獵來還宰

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傍止之曰

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韋昭曰將飲先祭示有先

也墳也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韋昭曰小臣官名掌陰事

今闡也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

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

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

妾及棄齊之故妾願子毋辟之他國若早自

殺母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

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之

行如此妾前見君欲廢而太子聞之奔新城

根之今乃自以恨為失也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

或謂太子曰為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

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

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

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

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索隱

曰國語云申生乃雉於新城廟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

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

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

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

獻公使士蒍為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正義

為詭反為于偽反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蒍謝曰

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

三公吾誰適從服皮曰蒙茸以言亂貌三公言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

所率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

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

其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鞞正義曰勃白役反鞞都提反鞞昭云

伯楚寺人勃之字也於文公時為勃鞞也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

垣宦者追斬其衣祛服虔曰祛袂也重耳遂奔翟使

入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

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

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

伐我宮之奇曰木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

亡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為文

主卿士其記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杜預曰盟府司盟之

也官將親是滅何愛于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拒

莊之族乎拒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

脣之與齒脣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官

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

皇覽曰虢公冢在河內温縣郭東濟水南大冢是也其城南有虢公臺還襲滅

虞虜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正義曰南雍州記云

井伯奚宋人以媵秦穆姬杜預曰穆姬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

而修虞祀服虔曰虞所祭祀命祀也荀息牽曩所遺虞屈

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

亦老矣公羊傳曰蓋戲之也何休曰二十三年

年獻公遂殺賈華等伐屈賈逵曰賈華屈潰

正義曰民送其上曰潰夷吾將奔翟冀芮曰不可韋昭曰巢

為晉大夫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

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疆吾君百

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

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鬻桑左傳作采桑服

隱曰裴氏云左傳作采桑按今平陽曲南七

十里河水有采桑津是晉境服虔云翟地亦

頗相近然字作鬻桑晉兵解而去當此時晉

疆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索隱

曰河內河曲也內音納驪姬弟生悼子索隱曰左傳作弟也二十六年夏齊桓公大會諸侯於葵丘

正義曰在曹州考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

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務德而務遠

略諸侯弗平君第毋會索隱曰弟但也母如晉何獻

公亦病復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

為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

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

生生者不慙為之驗索隱曰謂荀息受公命而立奚齊雖復身死不

背生時之命是謂死者復生也言生者見荀息不肯君命而死不為之蓋慙也於是

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為相主國政秋九月

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

作亂賈逵曰邳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謂荀息曰三怨

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

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

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

傳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弒

悼子于朝列女傳曰鞭殺驪姬于市荀息死之君子曰詩

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杜預曰詩大雅言此言之缺難治甚於白珪其荀息之謂乎不

負其言初獻公將伐驪戎卜曰齒牙為禍

日齒牙謂非端左右釁折有似齒牙中有縱畫以象讒言之為害也及破驪戎

獲驪姬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悼

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正義曰國語云里克及邴鄭使屠岸

迎夷吾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在擾子盍入乎欲立之重

耳謝曰負父之命正義曰負音佩出奔父死不得脩

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

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

呂省正義曰省音昔杜預云姓瑕呂名館生字子金卻芮正義曰卻成子即冀

芮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

之秦輔強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卻芮厚賂

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乃遺

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賈

曰汾水名汾陽晉地也○索隱曰國語云命里克汾陽之田百萬命丕鄭以負秦之田七

十萬今此不言亦踈略也秦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
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
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為晉
君是為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
公夷吾元年使邾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
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
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
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四

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賈逵曰周卿士會齊秦大夫
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
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
亦殺二君一大夫服虔曰棄齊悼子荀息也為子君者不
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
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
死於是邾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
葬恭太子申生韋昭曰獻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秋狐突

之下國服虔曰晉所滅國以為下邑一日曲沃有宗廟故謂之國在絳下故曰下

也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杜預曰忽如夢而相見預突本

為申生御故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服虔曰帝

天帝請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

聞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母乃絕乎君其圖

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左傳曰新

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杜預曰將許之遂

不見杜預曰孤突許其言申生之象亦沒及期而往復見申生

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貫達曰弊敗也韓晉韓原

兒乃謠曰恭太子更葬矣索隱曰更改也後

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邲鄭使秦聞里

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邲稱冀芮實為不

從杜預曰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若重賂

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

入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厚言甘此

必邲鄭賣我於秦遂殺邲鄭及里克邲鄭之

黨七輿大夫韋昭曰七輿申生下軍之衆大夫也杜預曰侯伯七命副車七

乘邠鄭子豹奔秦言伐晉繆公弗聽惠公之

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輿大夫國人不附二

年周使召公過韋昭曰召武公為王卿士禮晉惠公惠公

禮倨索隱曰謂受玉情也事見僖十一年召公譏之四年晉饑

乞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服虔曰秦大夫百里奚曰

天蓄流行國家代有救蓄恤鄰國之道也與

之邠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

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

晉君謀之慶鄭曰杜預曰慶鄭晉大夫以秦得立已而

倍其地約晉饑而秦餓我今秦饑請糴與之

何疑而謀之虢射曰服虔曰虢射惠公舅往年天以晉

賜秦秦弗知取而餓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

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謀不與秦

粟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

春秦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

深矣

一曰深尤重 境

奈何鄭曰秦內君君倍

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

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皆吉

公曰鄭不遜孫處曰乃更令步陽御我家僕

徒為右服虔曰二子進兵九月壬戌秦穆公

晉惠公合戰韓原索隱曰在馮翊夏陽北惠

公馬驚不行謂馬重而陷之於泥秦兵至公

窘召慶鄭為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

去更令梁繇靡御正義曰韋昭云虢射為右

輅秦繆公音五穆反鄭誕音或額反繆公

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獲晉

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為繆公夫人

衰經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此

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

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杜預曰馮

東有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

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曰：立子圉，晉人

聞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吾國和乎？」對曰：「不

和。小人懼失君，亡親。」正義曰：君惠公也。親父

亡父母不憚立子圉也。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戎。」

狄。正義曰：小人言立子圉為君之後，其君子

則愛君而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

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牢。

正義曰：餽音匱，一牛一羊一豕一犬一牢。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

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

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八

年，使太子圉質秦。正義曰：質音致。初，惠公亡在梁，梁

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為

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為圉，女為妾。服虔曰：圉，人掌

養馬臣之賤者，不聘曰妾。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

溝。賈逵曰：溝，塹也。民力罷，怨其衆數，相驚曰：「秦

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十三年，晉惠公病，內

有數子太子圍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
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即不起病大
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
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服虔曰曲禮云
世婦以下自稱婢子以固子之心子亡矣我
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圍遂亡歸晉十四年九
月惠公卒太子圍立是為懷公子圍之亡秦
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圍之立畏秦

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
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
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
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
之懷公卒殺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
使人告驪邠之黨正義曰驪邠為內應殺懷
公於高粱入重耳重耳立是為文公晉文公
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



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索隱曰履鞮即左傳之勃鞮亦曰寺人披也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

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

人至狄狄伐咎如賈逵曰赤狄之別隗姓○索隱曰咎音高鄒誕本作

困如又云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正義

或作曰留反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索隱曰左傳云伐齊咎如

獲其二女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則叔隗長而季隗少乃不同也

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

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

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為惠公惠

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可用興索隱曰興起也非翟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正義曰此犁二十五年索隱曰犁猶比也○正義曰此犁二十五年顏云言將死入木也不復成嫁

也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賈

日衛地杜預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平陽元城縣東亦有五鹿飢而從野

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

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

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

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為內亂齊孝

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

女母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

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服

日懼孝公怒故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

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徐廣曰一云人生不

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

以子為命子不疾及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

為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

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

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

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

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

觀重耳駢脇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

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

羈乃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

其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

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索隱曰以國君

宋司馬公孫固善於魯杞曰宋小國新因不
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
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
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
主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
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為國患鄭君
不聽重耳去之趙趙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
索隱曰適音敵重耳謝不敢當趙表曰子亡在外十

餘年小國輕子况大國乎今趙大國而固遇
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
主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國何
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
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
即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
王三舍賈逵曰司馬法從邀不趙將子玉怒
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

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
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索隱曰
殺重耳趙成王不許言人之出言不可輕易之居趙數月而晉太子
圍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趙乃召之成王曰
趙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
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
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
子臣曰季也曰其國且伐况其故妻乎且受

以結秦親而求人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
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表歌黍苗詩韋昭曰詩
云芄芄黍苗陰雨膏之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
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
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
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藥
卻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
國為內應甚眾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

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

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卻之屬正義

日呂甥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

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

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

過亦多矣臣猶知之况於君乎請從此去矣

重耳曰若及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

索隱曰視猶見也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

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

以為已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

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介孤晉軍于廬柳

韋昭曰廬柳晉地名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

郇杜預曰解縣西北有郇城○索隱曰音荀即文王之子所封也郇又音環字壬

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

武宮賈逵曰文公之相武公廟也即位為晉君是為文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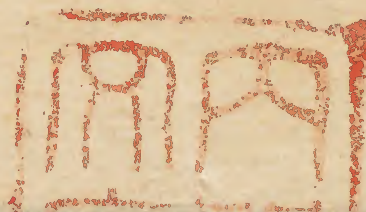
群臣皆往懷公圍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

懷公故大臣呂省卻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
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
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
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
蒲城之事女斬予祛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為
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
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
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

國其毋蒲翊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
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
見之遂以出卻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卻呂
卻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已乃為微
行會秦繆公於王城素隱曰杜預云馮翊臨
晉縣東有故王城今名
武鄉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卻等果反焚公

官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戰呂卻等引兵
欲奔秦繆公誘呂卻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

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
卒為夫人秦送三千人為衛以備晉亂文公
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
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
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
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
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
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



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
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况貪天之功以為
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服虔曰蒙
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推
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
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
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
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

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索隱曰龍喻車

耳五蛇即五臣狐偃趙衰魏武子司空季子及子推也舊云五臣有先軫顛頡今恐二人

非其數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

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

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名之則亡遂求所

在聞其入縣上山中賈逵曰縣上晉地杜預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

名縣於是文公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

推田徐廣曰號一作國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賈逵曰旌表也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

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

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

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

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

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二年春秦軍河上將

入王索隱曰河上晉地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

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母以公子

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辰晉乃發

兵至陽樊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圍溫

入襄王于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

內陽樊之地四年趙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

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

杜預曰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趙新得曹而初婚於衛

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

軍王肅曰始復成國之禮半周軍也趙衰舉郤欒將中軍郤

欒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為

卿欒枝將下軍賈逵曰欒枝藥賓之孫先軫佐之荀林

父御戎魏犢為右正義曰犢昌由反又音受往伐冬十二

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杜預曰河內沁水縣

西北有原城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

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

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斂盂杜預曰衛地也衛侯請盟

晉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

史記卷九

三十一

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服虔曰衛地也公子買守衛

楚救衛不卒徐廣曰一作勝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

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姜女

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毋入僖負羈宗家以

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

為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

於晉患之索隱曰晉若攻楚則傷楚子送其

公贈馬之患進退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

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索隱曰楚初得曹又新婚

於衛今晉執曹伯而分曹衛之地於是文公

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

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

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及國

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

主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也

服虔曰子玉非敢求有大功但欲執為賈謏

執猶塞也。趙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

晉賈逵曰宛春趙大夫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各

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韋昭曰君

木公也臣子玉也一謂先軫曰：定人之謂禮，

趙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則毋禮，不

許。趙是棄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

春，以怒趙。韋昭曰怒趙令必戰既戰而後圖之。杜預曰須勝負

決乃定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

曹衛告絕於趙，趙得臣怒。得臣即子玉擊晉師，晉

師退。軍吏曰：「為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

舍，可倍乎？」趙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

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賈逵曰衛地也○索隱曰宋公

成公王臣齊將國歸父秦將小子憇也己巳，與楚兵合戰，楚兵

敗，得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杜預曰衡

雍鄭地今萊陽卷縣也作王宮于踐土。服虔曰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

踐土賜命晉侯晉侯聞而為之作宮○索隱曰杜預云踐土鄭地然據此又晉師還至衡

雍衛雍在河南也致劉氏云踐土在河南下

文踐土在河北今元城縣西有踐土驛義或

也然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晉侯與

鄭伯盟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正義曰俘音孚囚也馬

介百乘徒兵千甲服也徒兵步卒也天子使

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賈逵曰王子賜大輅彤

弓夫百茲弓矢千賈逵曰大輅金輅彤弓赤

後征伐正義曰拒鬯一卣珪瓚賈逵曰香

酒也所以降神卣器名也虎賁三百人賈逵曰

諸侯賜珪瓚然後為鬯天子卒

賈曰虎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賈逵曰稽首至地周

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孔安國曰同姓

日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索隱曰尚

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語今此

乃是襄王命文公重耳之事代數懸隔勳策

全乖太史公雖復彌縫左氏而系家頗亦時

有踈謬裴氏集解亦引孔馬之注而都不言

時代乖角何習迷而同醉也然計平王至襄

主為七代仇至重耳為十一代而十三侯又

平王元年至魯僖二十八年當襄二十年為

一百三十餘歲矣學者頗合討論之劉伯

莊以為蓋天子命晉同此一辭尤為非也

顯文武能慎明德孔安國曰文王武王昭登

於上布聞在下馬融曰昭明也維時上帝集

厥命于文武孔安國曰惟以是故集恤朕身

繼予一人永其在位孔安國曰當憂念我身

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

庭服虔曰王庭踐土也○索隱曰服氏知王

盟于踐土又此上文四月甲午晉焚楚軍火

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

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

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

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于玉子玉自

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

於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度河

北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

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母失信先軫

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

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

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會諸侯於溫欲率之

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

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索隱曰左

氏五月盟于踐土冬會諸侯于溫天王狩於河陽壬申公朝於王所此文亦說冬朝于王

當合於河陽溫地不合取五月踐土之文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

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著春秋諱之也丁

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

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

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

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服虔曰辟天子六軍

故謂之三行荀林父將中行先穀將右行索隱曰左傳屠

擊將右行與此異先蔑將左行杜預曰三行無佐疑大夫帥也○索隱曰

按左傳荀林父並是卿而云大夫帥者非也

不置佐者當避天子也或新置三行官未備

耳七年晉文公秦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

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

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

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繆公

曰索隱曰使謂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

為利君何不解鄭得為東道交索隱曰交猶

左氏皆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冬晉文

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

其國於秦正義曰左傳云秦晉伐鄭燭之武

夫戍鄭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秦

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

元年春秦師過周無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

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秦

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

用蹇叔及其衆心此可擊藥枝曰未報先君

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

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經賈逵曰墨

日以凶服從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

明視兩乞糝自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服

日非禮也杜預曰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

記禮所由變也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裁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

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

舡中頓首謝卒不及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

晉報殺之敗取晉汪以歸索隱曰左氏傳文

伐晉報殺之役無取晉汪之事又其年冬晉

先且居等伐秦取汪彭衙而還則汪是秦邑

止可晉伐秦取之豈得秦伐晉而取汪也或

者晉先取之秦今伐晉而取汪是汪從晉未

故云取晉汪而歸也彭衙在郟陽北汪不知所在四年秦繆公大興

兵伐我渡河取王官正義曰括地志云王官

北六十里在傳文三年秦伐晉取封殺尸而

王官即此先言渡河史文顛倒耳

去晉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

服虔曰秦邑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成子藥

新所作城也賈逵曰藥貞子藥

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枝也霍伯先且居

也趙盾伐趙衰執政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

夷舉少晉人以難故服虔曰晉國欲立長君

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

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奉愛
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立其弟樂辰
嬴嬖於二君也服虔曰辰嬴懷嬴立其子民必
安之趙盾曰辰嬴賤班在九人下服虔曰其
子何震之有賈逵曰且為二君嬖淫也為先
君子正義曰樂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
毋淫子僻無威正義曰僻正亦反言樂陳小
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

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
其殺陽處父左傳曰此時賈他為十月葬襄
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穆公亦卒靈公
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
有呂卻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毋繆嬴
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
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服虔曰出
朝則抱以適趙盾有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

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王

日恣其教今君率言猶在耳杜預曰在而棄子

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誅乃

皆所迎而立太子夷臯是為靈公發兵以距

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為將往擊秦敗之令狐

先蔑隨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

趙盾盟於扈杜預曰鄭地以靈公初立

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郟徐廣

表云北徵也○索隱曰按左傳文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北徵即

年表所謂今云郟者字誤也徵音懲亦馮翊之縣名六年秦康公伐晉

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郤缺擊秦大戰

河曲趙穿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

秦常為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

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公

卿爭權故不赴索隱曰春秋魯文十二年頃王崩周公闕與王孫蘇爭政

是也故不赴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

匡王索隱曰左傳文十四年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不克乃還而

周公閱與王孫蘇訟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則以車八百乘自是宣子納邾捷菑不

關王室之事但文是年楚莊王初即位十二

年齊人弑其君懿公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斂

以彫墻賈逵曰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

夫胹熊蹯不熟服虔曰躡熊掌其肉難熟靈

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棄之過朝趙

盾隨會前數諫不聽面又見死人手二人前

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麇刺趙盾

賈逵曰鉏麇晉力士正義曰鉏音鋤麇音迷有閨門開居處節鉏

麇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

死杜預曰趙盾庭樹也初盾常田首山徐廣曰蒲坂見

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索隱曰鄭誕生

即左傳之提彌明也提音市殺反劉氏亦音祁為時移反則祁提二字同音也而凡史記

作示者示即周禮古本地坤曰祗皆作示字鄰為祁者蓋由祁提音相近字遂變為祁也

眯音米移反以眯為彌亦音相近耳又據左氏宣公二年桑下餓人是靈輒也其示眯明

是嗾獎者也。昧明闔而死。有與之食，食其半。

今合二人為一人，非也。問其故曰：官三年，服虔曰：官學士也。未知母之存不。

願遺母有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為晉宰夫。

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

將攻盾，公宰示昧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

進曰：君賜，臣觴，三行，索隱曰：如字。可以罷，欲以去。

趙盾令先母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

縱鬻狗名，教何休曰：天四尺曰教。○索隱曰：縱足用反，又作騷，又作就，同。素

反，明為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為？

然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

逐趙盾，示昧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

進而竟脫，盾有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

名弗告，服虔曰：不望，兼。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

境。乙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

虞翻曰：園名也。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

侈，民不附，故為弒。易索隱曰：以鼓反。有復位，晉太史

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弑者
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出境
及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
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杜預曰不隱盾之罪宣子良大夫
也為法受惡服虔曰聞義則服杜預曰善其為法受屈也○正義曰為子偽
反惜也出疆乃免杜預曰越境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也趙
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
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

于武宮成公元年賜趙氏為公族服虔曰公族大夫也

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棄

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秦將赤

索隱曰赤即斤謂斤侯之入也按宣八年左傳晉伐秦獲秦謀殺諸絳市蓋彼謀即此赤也晉成公六年與魯宣八年正同故知然也七年成公與楚莊王

爭疆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中行桓

子伐陳索隱曰桓子荀林父也因救鄭與楚戰敗楚師

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

夫夏徵舒弑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
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
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郤克藥
書先穀韓厥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
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穀曰
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度河楚已
服鄭欲飲馬于河為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
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爭

度舡中人指甚衆楚虜我將智罃歸而林父
曰臣為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
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
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
楚殺仇也乃止四年先穀以首計而敗晉軍
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穀
穀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為助楚故也是時楚
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

告急晉晉欲救之伯宗謀曰賈逵曰伯宗晉大夫楚天

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揚給服虔曰為救宋解揚晉

大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

解揚給許之卒至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

歸解揚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卻克

於齊齊頃公毋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

卻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

以道三客卻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

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

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卻

克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季晉伐齊齊使太子

疆為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

索隱曰劉氏云隆即龍也魯北有隆山又此

年當魯成二年經書齊侯伐我北鄙傳日圍

龍又鄭誕及別本作侑字侑當作鄆文十二

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即侑也字變
耳地理志云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卻克告
在東宛縣東急於晉乃使卻克藥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

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鞞傷困頃公
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
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
卻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為質索隱曰傳作叔子齊使
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
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趙申
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為邢大夫
賈逵曰邢晉邑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

公為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賈逵曰初作六軍

也韓厥鞏朔趙穿荀驪趙括趙旃皆為卿索隱

日驪音佳智瑩自楚歸十三年魯成公朝晉

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汜十四年梁

山崩公羊傳曰梁山河上山杜預曰在馮翊夏陽縣北也問伯宗伯宗

以為不足怪也徐廣曰年表云伯宗隱其人用其言十六年楚

將子及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及書曰

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吳令其子為吳行

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
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
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為趙
後復與之邑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
曼為君是為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
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
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賈逵曰呂相晉
大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
失

成差五年三郤讒伯宗殺之賈逵曰三郤郤
錡郤犇郤至

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

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藥書曰不可以

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

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

兵誅逆見疆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

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鄢陵徐廣曰一作
焉服虔曰鄢

陵鄭之東南地也○索隱曰鄢音匣又於連反子反收餘兵拊循欲

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友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友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友子友死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今天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茅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欒書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左傳曰欒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郤至云楚有六間不可失也乃使人間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

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虞翻曰微考周京師之果使郤至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郤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索隱曰宦者孟張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杜預曰公反以爲郤至奪豕也將誅三郤未殺也郤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信

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
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
人襲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劫藥書中行偃于
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
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杜預曰人謂書僅公
弗聽謝藥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位二子
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為卿閏月乙卯
厲公游正驪氏賈逵曰正驪氏晉大夫在翼者藥書中行

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人迎

公子周徐廣曰一作糾于周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

元年正月庚申藥書中行偃弒厲公葬之左

日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一乘車杜預曰言不以君禮葬也諸侯葬車七乘

厲公囚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罃迎公子周

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為悼公辛

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即位悼公周者其大父

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彌為桓叔桓叔最

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
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
客死焉寡人自以踈遠母幾為君索隱曰幾音冀謂望也
也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
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
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遂不臣者七人脩舊
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
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索隱曰於類澤也悼公問

群臣可用者祁僕舉解狐解狐僕之仇復問
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僕可謂不黨矣外舉
不隱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楊干
亂行賈逵曰魏絳戮其僕僕御也悼公怒或
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
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服虔曰謂會于城二會城榘救陳三會于鄆四會于邢五同盟于戲六會于相七戌鄭虎牢八同盟于亳城北九會于蕭魚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

地比 卷九 五十一

三讓乃受之冬秦取我櫟索隱曰音歷釋例云在河北地關

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

軍至械林而去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

師曠曰唯仁義為本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

平公元年代齊齊靈公與戰靡下徐廣曰靡一作歷

索隱曰劉氏靡音眉綺反即靡并也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毋

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

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

六年魯襄公朝晉晉欒逞有罪奔齊八年齊

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

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不戒平公欲自

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

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左傳

逞作盈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

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之役也十年齊崔

杼弒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

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
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
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
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
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二十二年伐
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
卒六卿彊公室卑索隱曰韓趙魏范中行及
晉氏為六卿後韓趙魏為
三卿而分晉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
政故曰三晉

主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
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一年
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
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
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僕孫叔嚮子相惡於
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
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
皆六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十一

史記卷九十五
五十五

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

相魯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牛不信欲殺

牛牛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索隱曰寅荀偃之孫

射音亦范獻子士鞅之子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

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為仇乃移兵伐范中

行范中行及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

朝歌保之韓魏為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

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三十

年定公與其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

率長吳徐廣曰吳世家說黃池之盟云趙鞅怒將戰具乃長晉定公左氏傳云乃

先晉人外傳云吳公先鞅晉公次之三十一年齊田常弒其君

簡公而立簡公弟驁為平公三十三年孔子

卒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

年徐廣曰年表云出公立十八年或云二十年知伯與趙韓魏共

分范中行地以為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

四卿索隱曰時趙魏韓共滅范氏及中行氏而分其地猶有晉氏與三晉故云四卿

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哀道死故知伯

乃立昭公曾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索隱曰趙系家

云驕是為懿公又年表云出公十八年次哀公忌二年次懿公驕十七年紀年又云出公

二十三年奔趙乃立昭公之孫是為敬公系本亦云昭公生札桓公子雍生忌忌生懿公

驕然晉趙系家及年表並皆不同何况紀年之說也哀公大父雍晉昭

公少子也號為戴子徐廣曰世本作桓子雍注云戴子戴子

生患患善知伯早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

乃立患子驕為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

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衍地最

疆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

伯盡并其地索隱曰如紀年之說此十八年

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及朝韓

趙魏之君索隱曰畏懼也為衰弱故反朝韓趙魏也宋忠引此注系本而畏字

作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侯

初立索隱曰按紀年魏文侯初立在故去十八年十八年幽公淫

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索隱曰紀年云夫人秦嬴賊公

於高寢之上魏武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

為烈公索隱曰系本幽公生烈成公止又烈年表云魏誅幽公立其弟止也

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為諸侯

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頎立索隱曰系本云孝公頎欣

紀年以孝公為桓公故韓子有晉桓公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

襲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索隱曰紀年云桓公

二十年趙成侯韓共侯遷桓子靜公俱酒立

索隱曰系本云靜公俱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

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

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韓哀侯趙敬侯並以桓公十五年卒又趙系家

列侯十六年與韓分晉封晉君端氏靜公遷

為家人晉絕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

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

驕主乎靈公既弒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

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

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索隱述贊曰

天命淑虞 率封於唐 桐圭既削

河汾是荒 文侯錐嗣 曲沃日疆

未知本末 祚傾拒莊 獻公昏惑

太子罹殃 重耳致霸 朝周河陽

靈既喪德 厲亦無防 曰卿侵侮

晉祚遽亡

晉世家第九

史記三十九

